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四

明 程敏政 撰

奏疏

上朱昭等忠義奏疏

朱 弁

紹興十三年九月日前大金軍前通問副使右宣教郎直秘閣主管佑神觀朱弁奏臣聞義心所激知死必勇非徒好勇也忠臣所以報國也䘏典所加實哀其死非獨厚死也明君所以教忠也報國之志獲伸則死者益

榮教忠之道必行則生者知勸此三代以來所以防範維持天下之要術也臣伏見軍興以來忠臣義士勇夫勁卒奮赤心蹈白刃趨死如歸者色色有人但慷慨激烈或出於倉猝或發於微賤而名氏湮沒為可憫惜者不可勝數臣今以所傳聞及目所親睹明白顯著如震威城朱昭專為作傳外其餘雖本末未詳而大槩可信不誣者條次論列又其間有毳衲高流名在僧牒與夫幽閒之淑姿閨闥之懿範守節赴義毅然不回

可助名教者皆見于後

朱昭

宣和間邊隙大開北人馮忠信知西夏與北兵有入寇之約者竊其書以單騎夜望星行榛莽馳告邊臣邊臣得以聞而不言其人名氏時主疆事者漫不省告者直趨京師樞臣雖賞以官而不飭武備乙巳冬北兵陷我鴈門又陷定襄踰石嶺闕圍太原凡戍邊士卒皆入援夏人乗虛犯河外河外諸城如寧疆斥堠寧豐府谷安豐

保寧靖化諸處悉望風褫氣獨朱昭者率老幼嬰震威城拒敵敵攻益急昭募蕃漢士得鋭卒千餘人與之約曰彼知城中虗實有輕我心我若出其不意攻其營可一鼓而潰於是夜縋兵分數隊昭先士卒驅直薄彼軍彼軍果驚亂城上鼓譟兵民悉鋭乘之斬獲不可勝計衆心愈固彼設木鵞衝車飛梯傅城矢如雨竟無所施而昭所遣兵士往往皆得志震威距府州三百里最為孤遠諸城既先下敵怒獨不得昭來春約北兵自下鎮

渡河併力來攻且先遣人大呼於城下以禍福動昭昭訖不對久之金帥烏勒希蘇介冑來以氊牌自障請昭議事昭常服登陴披襟遥問曰彼何人乃爾不武邪我固知此城決不可守汝輩欲見我我既來矣今有何事希蘇却氊牌而前曰宋天子聽用姦臣失信鄰國大金約我夾攻自河以北大金得而有之自河以西我國得而有之大金軍已在京城城下之盟畫河為界太原朝夕不保麟府諸壘悉已歸附公何待而不降乎昭答曰

我皇帝知姦邪誤國有戒湯改過不吝之德遂行内禪新君自東宫即位聖政一新汝輩獨未知邪乃宣讀太上皇禪位詔暨嗣皇登極赦命等文音吐華暢衆皆愕眙服其勇辨當是時諸城有降將吏多昭故人從傍語昭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曰食人之禄死人之事汝輩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尚敢以言誘我乎今日我只有死耳因大罵矢石亂下兵衆散走遂引軍晝夜攻不止後二日城有攻摧處昭智思出人禦之皆得法衆莫

不恫懼已而下城坐於聽事召諸軍議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為兵汙汝輩幸先殺我家屬出城血戰勝則走還西圖大功不勝則汲吾骨於境内大丈夫一生事畢矣衆未應昭之幼子戲堦下昭遽起手殺之其長子驚來視則又殺之因領數卒入門盡殺其家人無留者出據胡牀坐使人舁尸納井中適見部將賈宗望母過前昭起呼曰媪我鄉人也不欲手刃汝請自入井媪從之遂併以土瘞馬而軍士有家屬在城中者亦盡皆自殺之昭因

謂其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儻我先死汝有得脫者顧馳入府谷言我今日事會部落子度城將陷隂與敵通者且告之曰朱昭與其衆各殺其妻孥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敵大恐以利啗守陴者果得登城昭知之勒軍士於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尸塡街不能行遂於城所推處躍馬出馬蹶墮城壕中敵兵四集雷譟曰得朱將軍矣北兵欲生致昭昭瞋目仗劔卒無一人敢向者既知不可得矢爭發昭大駡而絶時年四十六昭字晉

明府州府谷人父克勤禮賓使贈濰州團練使昭以効用進累官秉義郎初浮沉班行不自表異而遇事不可輒與上官爭是非不少屈其在震威用帥臣之辟止於一兵馬監押耳及攝知城事乃能以孤壘抗方張莫制之衆使談者動色如此人豈易知哉性不喜讀書頗能與士卒同甘苦方城之將陷也出家資與官庫所蓄金幣賞鬬卒慷慨流涕雖哽咽不得語而志感奮人百其勇被圍實在乙巳冬十有二月其死之月即靖康元年

夏四月二日也北兵入城發倉廪於積粟中得首數千級物色之多其所將親軍頓足哭命收瘞焉明年今上興復以建炎紀元徐徽言君猷守晉寧軍義烈暴耀與張廵許遠異代爭不朽名其平日見人談忠義常歎曰我豈不如朱九耶然則徽言之忠雖出於天資亦昭有以發之也弁以節旄留平城友人睢陽吳鼒英叔善談忠義得昭行事於保義郎張濬當時目擊以其言質諸傳者皆不誣因備書之云夫知死而處於忠立患而濟

以果兹捐身徇國者之事也身歿名顯遑䘏其他歷觀自古登忠義之牒者類皆如是也昭以孤墉餌强敵慮及身後誓不使妻子為兵所汙以義奪愛手自刃之同井而瘞怡然鋒鏑如歸且以胷中無所累為言求諸古人未之見也豈不誠烈丈夫哉弁聞慶歷中元昊犯順兵圍府州甚急折氏之先聚其骨肉閉於西樓積薪芻其下與衆約曰城破我自焚之决不以遺敵也衆皆感奮城頼以全昭府谷人也固不喜讀書其所習見抑有

所自邪雖然功有成敗之異則繫乎天若夫英氣憤激不肯使城獨破其為義烈一也

史抗

抗河内濟源人宣和末為代州沿邊安撫副使城未陷前一夕召二子稽古稽哲與其客繁景脩至屏左右謂之曰吾常語用事者曰鴈門控制一路宜擇帥重戍以摧方張之勢若使橫流則無所措矣言皆不吾省今重圍外合而援不至吾用六壬術占之翼日至巳午間城

必陷吾將死事矣汝輩不可以家為念而負國也能如吾言當令家屬自裁可同赴義至午如所言抗與二子突圍大戰俱死城下

張忠輔

忠輔不知何許人宣和末為將領宣撫司令同崔中折可與守崞縣忠輔可與嬰城固守率士卒以死拒之崔中度北軍不可遏有貳心忠輔宣言于衆曰必欲降請先殺我崔中設伏紿約議事斬忠輔首擲陴外以示敵

既開城可與對大帥以辭色不屈見殺可與兄可求建炎初言其事已行卹典而官其子若兄弟共五人忠輔不預馬士論嗟惜之

高景平

景平代州崞人宣和末以訓武郎為隆興府第六部將兵再陷隆興士卒奔潰景平單騎入重圍手刃十數人衆為少卻竟死圍中

孫益

益宣和末為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被㫖解圍太原時
北軍張甚或言如引兵至雲中彼之血屬皆在此攻
其必救之策也益曰此策固奇奈君命何因躍馬突圍
至城下以張孝純不肯開門遂死之益天資忠勇傾家
貲賞戰卒能得人死力小呼嚕與夏人為邉患遣將討
之而益之子在遣中兵無功益謂其子必死朝廷卹其
孤遺資給甚厚久之其子遣人齎書來報平安益怒其
子不能死事以狀自列盡納官所資給而斬其齎書來者

孫谷

谷朔寧府人孫盃知朔寧府日知其可用奏為僚屬待之甚厚盃鮮圍太原以後事付之太原既破又攻朔寧愈急且別命郡將衆議欲開關迎之谷曰吾身已許大宋矣又不可負孫觀察之託也衆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以兵脅之谷無懼容因見殺

僧真寶

真寶代州五臺山僧正賜紫衣惜忘其姓氏及師號學

佛能外死生威武莫能屈也知北兵盃張與其徒為武備中山孝慈淵聖皇帝時召對便殿眷賚隆渥真寶還山聚兵助討焉代不守北兵大索至臺下真寶拒之殺傷甚衆援師大至焚蕩殿宇俘掠遁逃下令生致真寶蓋義之而不欲殺也真寶既至抗詞無撓主帥遣知代州劉騆百方誘之不聽且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我既許大宋皇帝以死矣豈妄言邪臨刑怡然委順北人嗟異聞者動色

丁氏

丁氏文簡公度五世孫世為鄭州新鄭縣人年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康中與其夫避兵大隗山北兵入山丁遭掠北兵挾之坐馬鞍上丁投地大罵連呼曰名節至重我寧死耳誓不辱於汝輩也北兵始不怒再三扶上馬丁罵不已乃忿然瞋目遂絶於梃下

晏氏

晏氏其父孝廣廸功郎鄧州南陽縣尉丞相元獻公殊

四世孫年十五小字師姑從叔孝純官於廣陵建炎三年北兵至在俘囚中軍人悦其色欲侵凌之輙擲身于地僵仆氣絶或自經或投于井皆拯而獲免主母愛之每加護馬撫育如己出今年三十一歲猶無恙也北方傳誇以為此千萬人中一人耳

閤進

進隷宣武被差通問使司為下節既至雲中府監軍建言遂遭分散進以逃捕回留守高慶裔問何為逃去進

云思大宋耳又問郎王看待汝甚好汝去奚為進云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其後又逃去凡三逃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曰吾南向受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踴身直起盤旋數四卒面南就死茲事與魏審配為曹操所殺謂持兵者曰令北向我君在北也唐盧奕西向再拜臨刑慷慨事絶相類不意進出於軍伍而能如此不可不暴白於人耳目也

朱勳

勳以進武校尉充奉使隨行人分在尼雅滿處勳見尼雅滿數日便求妻室尼雅滿喜令於所掠內人中自擇勳擇一最醜者人皆莫曉不半月逃去人始悟曰求妻所以固尼雅滿之心使不疑受其醜者無顧戀也既捕回尼雅滿亦以此大怒勳笑而受梃一無恐怖進勳二人在人臣中亦少見也臣願訪其子孫特加存卹

右謹件如前皆臣在雲中日廣搜博訪質之傳聞實不

誣者臣常忿兵甲年深去朝廷逺黙禱于神曰願俾殘喘早得復命精思竭慮筆其事實上達天聽使忠義之鬼伸於地下傳於無窮今既還朝獲見天日豈敢緘黙以負夙心哉伏願皇帝陛下廣古今防範維持天下之要術以臣所言宣付史館仍乞睿旨厚加褒䘏下進奏院鏤板徧行天下使天下後世知聖宋德澤在人心肯為朝廷死者不為無人則死者益榮生者知勸而懷安苟活之徒稍知愧恥臣之區區志願畢矣謹録奏聞伏

候勅旨

右叔祖奉使直閣公還自北庭乞表朱昭等死節事狀也叔祖守少章少從景迂晁公先生學建炎初以諸生應募奉使北庭守節不屈被留雲中積十六年紹興癸亥和約定乃得歸召對便殿公言令雖議和然不可恃宜有以待之又言敵國雖强而我朝之陵寢在焉恢復中原幾不可失願益修德振兵以俟其變秦丞相已不樂及上此奏檜益怒遂竄其事不報而公亦旋卒昭等忠義之節遂不復有言者熹每讀其書未嘗不為之歔欷流涕也今觀歷陽龔君所纂中興忠義録至纖悉矣然亦無昭等名乃録此狀以寄和州史君敷文張公請刻而附於其後庶幾此數人者得託以不朽也紹熙辛亥十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論時事劄子　　朱松

臣聞人主操慶賞刑威之柄以御天下之智力如運諸

掌蓋所以處之者必切中於理然後有以深服其心是以無為而不成善乎裴度之言曰今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宣武興疾討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儻使人懷耿耿不滿之意以非上之所建立則雖事之至易而無難者亦何由而成仰惟陛下總攬羣策圖濟艱難于茲八年謂宜求所以深服天下者莫若垂精延訪盡臣下之謀夫大昕之朝裁決萬幾侍立逡巡之間雖嘉謀至計未必皆

能罄竭以自効於上唐制天子間見大臣輙開延英坐論從容數移晷刻仁宗皇帝慶歴中召大臣於天章閣賜坐給札使條具其所欲施行者是以人人得竭其所懷而反復議論之間足以周知情實曲中事機以至識慮之淺深亦足以察知其才智之所極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而便文自營竊言無實者不得容於其間百獘悉除天下久安由此故也竊謂今日宜脩舉延英慶歴故事時以閒燕博延羣臣必皆削去瑣細無補闊踈

難行之言而求所以安危治亂之故卓然可施於實用者總攬參訂次第施行政令之出上下厭服莫敢腹誹而竊議雖強大桀驁不可指麾者皆將屏息退聽傒志趨事之不暇而無敢旅拒天下之事將無足為者取進

上傅氏自得曰韋齋文温雅典則至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蓋公聞河南二程先生之遺論既久而所得益深故發於文自然臻此非有意於求工也

論兩淮利害狀

金安節

奉聖旨楊存中等採訪到淮南西路事宜欲廢廬州并

管下四縣以附舒州徙和州於東關并改和州為歷陽縣而合肥歷陽二縣并升軍額仍各差兵將屯戍臣竊謂朝廷有併省移易州縣之意令侍從臺諫看詳大要不過有三一曰據形勢要害以禦寇二曰酌道里遠近以便民三曰減官吏浮費以足用今據存中等所申欲廢廬州一郡四縣之地以附盆舒州則是舍形勝而就僻陋如備禦何欲舉廬州一郡四縣之人而供輸帥府則是舍近便而趨險遠如綏撫何今兩淮經兵火之後

城郭室廬焚燬户口牛畜散亡見雖招集猶未復業帥司欲行措置茫若捕風無所用力今遷移郡置堡擬建官府豈無騷動謂之省費得乎即此三者無一可行然參酌事宜權衡輕重緩急先後當有次第今所甚急莫若以戍兵為首屯田次之修城堡以控要害又次之盖州郡無兵則不可為守百姓無兵則不敢安業如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嘗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敵來輙破於三城之下盖

地有所必爭也而孫權築濡須塢魏累攻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能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可以成功而今日有之反棄不問非良策也伏望朝廷特於沿江量遣將校及兵一二萬人早為經畫分戍二州使壘壁相望足為沿淮一帶聲勢以絶窺伺然後廣開屯田使兵民雜耕仍修築東西關之險以備固守自餘就募弓箭手之屬以次施行無不可者況聞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埠下抵江口可通漕運則二州

之戍兵與就食沿江初無少異而舒卷之間成效相遠欲乞朝廷參酌施行

除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狀

汪應辰

準令諸侍從官受誥三日内舉官一員自代者

右臣伏覩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志尚宏遠學識純正不守章句而以自得為本不事華藻而以躬行為用尊其所聞充養益厚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論士大夫敦尚節義劄子　汪應辰

臣比者進見伏蒙聖諭如何得士大夫敦尚節義臣雖率爾以對猝遽之間未能究極本末又蒙聖諭令臣陳其說者竊以風俗之邪正未嘗不係乎人君之取舍所謂邪正者雖曲折萬狀要不出乎利與義而已君子所知者義也故為人臣則盡心戮力而無所避直言正論而無所隱凡義之所當為雖死生禍福臨之而不顧也小人所知者利也利在君上則惟君上之從外若柔順

而其實危險外若恭謹而其實欺慢及其見利則趨見便則奪又何有於君上哉故傳曰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夫邪正之分其明白如此而昔之人主常患不能辨别之者盖順從則取悦違異則致疑介特則無助阿黨則多與廉静則易退巧佞則難遠故以同異為愛憎為是非而取舍皆失其真矣恭惟陛下明智聰察洞見幽隱凡中外羣臣其材分髙下皆無逃於聖鑒矣然而風俗猶未能變者臣竊謂當今之失

在於取人不覈其行用人不覈其實今但曰是能辦事也是能趨時也則其他不必問也夫天下之事以忠信誠慤之心行之猶懼不濟況付之於無行之人乎欺罔以售其説刻剥以營其私盖將無所不至矣而其盆人之國者果何在哉此不覈其行之弊也今有言曰其利可興其功可就往往進之以爵禄予之以事權徐而考之則名實相反績用不效非特不治其罪而爵禄事權猶且如故而或有加焉此不覈其實之弊也夫不覈其行

則頑鈍者無所愧耻不覈其實則誕謾者無所忌憚是
敺天下之人使去義而就利也其積浸久其流浸遠將
有不可勝言者矣伏望陛下為久安長治之計思清源
端本之道於邪正義利之辨特留聖意獎任忠厚正直
之士貴其和而不必其同取其大節而不求其備若其
浮虛傾躁前後反覆者則懲沮而差擇之以明示好惡
所在行之以必持之以久則公論伸正道明人皆化而
為善所得者皆實才所行者皆實事矣何患士風之

不美節義之不立也取進止

論講讀官進見希闊劄子　　汪應辰

臣伏見近日以來講讀之官進見希闊葢自昔人君有所佚豫或不留意經典有所私昵或不親近儒生今陛下省覽庶務不舍晝夜非有所佚豫也延接臣下不間踈賤非有所私昵也特以勤勞政事故不遑暇於此耳然臣竊謂六經之典籍祖宗之謨訓此乃政事之本也因其有所勸戒而省之於已則可以致日新之益因其

有所損益而驗之於今則可以得時措之宜漢光武唐
太宗皆百戰以取天下而與其臣下講論經理往往夜
分乃寐蓋必不虗費日力而為無益之舉也仁宗皇帝
詔雙日御經筵而隻日亦召侍臣講讀足以為萬世法
伏望陛下特留聖念天下幸甚

論勘合錢比舊增重狀　　　　查籥

左承議郎直秘閣權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臣查籥狀奏
臣聞天下之利取之若甚微而所害為甚大行之若始

易而其患將無窮此一方休戚之所係明主之所宜深思而分牧養之憂任耳目之寄者所當具以實聞不可默默坐視而不恤也臣伏見乾道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聖旨依臣僚所奏諸路州縣受納人戶二稅等每鈔收勘合朱墨錢三十文今欲每貫石匹兩以上隨數收勘合朱墨錢比舊却減作二十文依舊作總制錢每季起發赴左藏西庫其下戶錢不成伯米麥不成斗紬絹不成尺絲綿不及兩者並免收納庶得優潤下戶付戶部

施行臣竊以為自外而觀之嚮也取數三十而今也減為二十嚮也畸零減半而今也畸零盡蠲可謂美意此陛下之所知也訂其實而議之嚮也三十蓋以鈔計今也雖減為二十而自錢之及貫者帛之及匹者米斛之及石者物之及兩者皆出之矣是陽為減之其實陰加而取之也且所謂下户賦入雖微錢之不及伯者能幾帛之不及尺者能幾物之不及兩者能幾米麥之不及斗者能幾是所謂優潤者十無二三而所裒取者常至

於數百千萬所取名爲減十而所增者多至於數百千倍雖名爲優潤下戶其實中下戶重罹其困也如此曲折陛下豈能盡知之哉且勘合之名與頭子錢取義不同頭子錢本起於除陌錢此已爲唐末五代之弊法本朝因循不能改然舊法止於一十三錢至紹興十一年增至四十三錢乾道元年十月又增一十三錢今四川州縣出納每貫實出五十六錢矣所謂勘合錢者初因宣和間講議司措置令人戶從便寫鈔旁輸納官庫謂

之合同印記錢至紹興四年為軍興用度隨宜措置改作勘合錢令人户輸納税賦将寫到文鈔每副收納勘合錢三十文以此觀之是頭子錢因貫陌而除勘合錢因鈔旁而出其制名之意各有所本今尚以每鈔取之為未足而必於每貫每石每疋每兩加微文而取之則併頭子錢之數每貫為取七十六錢矣且以成都一路計之一歲賦入總為三千萬有奇若用今日所增勘合之數當為六十萬緡而新增頭子錢一出一入之數又

為七十八萬緡一歲額外出納之數又不知幾倍於此以四路計之其數甚夥蜀民困於供億四十餘年凋獘之極惟望息肩盖亦數有以聞于陛下者矣聖意惻然軫念遠方屢詔有司議減虚額方懼無以仰稱寛恤之意今乃無故增賦以百萬計又非一時取之而已也自今以始永永無極陛下視民如傷保民如子亦安可不少留聖念乎方無事之時宜愛養民力以備緩急則一旦取之而民不怨力不傷今邉鄙無虞而巧作名目重

為掊歛使邦本先蹙非計之善也且兩稅之外又有所謂田契稅錢者民間典賣田宅每貫輸四十錢此舊法也今每貫增至百錢矣又加頭子五十六錢勘合二十錢若民之田宅有直萬緡者是當出契稅錢一千緡又當出頭子錢五百六十緡勘合舊作一鈔為錢三十今又增二百緡而後可也富民見其租入之薄不足以償費則必至於不肯典買貧民為富民之所要則雖欲易其產業而不可得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有唐

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矣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恭儉節用遠法舜禹區區太宗何足儗倫特以經費不足誠有不得己於其間又見臣寮所奏比舊為減且有優潤下戶之言故聖意因以為可行耳陛下深居法宮之中雖明燭萬里勤勞庶務苟非中外執奏陛下亦何從知之此臣所謂司耳目之寄分牧養之

職不敢默默以負陛下者也自古巧於征利者必其於
小馬者取之使百姓莫覺莫悟斯蓋聾瞽天下之術而
曾不知害王道傷國體莫此為甚唐武后將造浮屠大
像度費數百萬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狄仁傑猶諫
以為不可况使天下之民輸官之物貫石匹兩增賦二
十錢以為經久可行之利乎伏望陛下斷自宸衷特詔
寢罷今來指揮更不施行仍依紹興九年四月十九日
指揮每鈔收納勘合錢三十文一半應副四川大軍支

用一半作總制起發則蜀民凋瘵之餘復有更生之望矣汪文定公奏云臣竊以唐劉晏理財以養民為先今如查籥所為可謂知理財之本矣欲望聖慈特賜獎諭以示陛下勤恤民隱之意亦使遠方監司守令皆知聖意所在有所勸菓奉聖旨查籥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請罷和議決意用兵疏　程宏圖

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子之至情也臣等蒙被教育之久當今日國家危疑之際正宜捐軀効命詎敢默默而無所獻臣聞之近日北使之來桀驁不遜喧傳金主之命姑以還天眷減歲幣為辭乃欲增割淮漢地界

邀取將相大臣道路傳聞中外憤怨且淮漢國之要害也求淮漢則是欲撤吾之藩籬將相國之倚重也需將相則是欲奪吾之腹心使吾藩籬既失腹心既去天眷雖還歲幣雖減其能國乎是决不可從之請也夫北方謀我固非一日今重兵壓境而使人乃有此請知我之難應而與其必不從也不從而釁生釁生而兵舉變在朝夕灼然無可疑者是猶賊在户外而索物於主人不得必無空返之理物既决不可與則主人必有以應之

可也今日之事國家之所以應之者其先務有四焉一曰留使者以款北人之謀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舉事以決進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義之心夫所謂留使者以款北人之謀蓋彼憑陵之計為甚久而供取之具為甚備決意離舊都冐長途親董重兵壓我境土乃遣使者要以難從之請非真請也啟釁之端俟使者一報耳且聞所遣二使皆國主之肺腑平日所親信者未必非其主謀之人前日殿上之對軍民士

夫恨不闔其口而奪之氣臣等願朝廷姑善留之為之辭曰前日所請皆汝等口語初非國書所載吾將遣使以實汝言非獨使其未知所請之可否吾且得以措置為前進之策亦可以挫彼之銳而示吾之未弱也此而不留恐我之所為備者彼皆得以知之其謀一泄則北使臣今日回彼界北兵明日入我境必矣夫謂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者蓋舉天下之大事必先有以作天下之氣國家自和議既行之後為故相秦檜沮天下忠臣

義士之氣三十餘年矣一旦思所以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動於其心而奮起之可也故哀痛之詔不可不亟下聖詔一下南北之民當感激流涕爭為之奮事豈有難舉者哉然詔不可徒下也首當正秦檜之罪復無辜之冤以舒天下不平之心而振其敢為之氣且秦檜所以失吾南民之心者自趙鼎以不任和議而竄逐海外身滅而家亡則學士大夫忠憤之氣沮矣自岳飛以決意用兵而誣致大逆身戮而族誅則三軍將士忠憤之氣

沮矣至於長告訐之風起羅織之獄一言及時事者不問其是非必致死所使天下不知有陛下而欲人呼己為聖臣則天下匹夫匹婦忠憤之氣由此而掃地矣秦檜之所以失吾中原之心者士大夫一時陷於北庭而家屬在吾國者兩國已和檜既不能官其後庇其宗族以結其心而徒使之怨艾以報我乃返狥北人之請而悉還之彼又何所戀哉且其遣時如赴死所悲號之聲徹於道路甚者宇文虛中有舉事之謀計策已就乃以

諭檜檜意忌其功在已上旣匿上聞私遣首者告之北
國遂致宇文族誅使中原忠義南鄉呑聲感憤絶望於
我今者要當令有司正秦檜之罪追奪其官爵而籍其
家財追贈宇文之爵而為之立祠雪趙鼎岳飛之寃然
後詔書朝下而暮赴必矣又當重為檄文聲言哀切令
中書刋板告詔四方擇有深謀密計效死之士授以檄
文副之空名告牒令潛入中原開諭招誘思我君德之
人約其徒黨仗義而起期以日月為吾之應擇端慤服

衆守義之士授以檄文副以空名告牒令遊江浙淮漢招集土豪鄉兵與販私盜竊之徒俾啟其忠義用命而起期以日月為吾之援陛下然後下親征之詔移蹕建康命將帥勉勵軍士應敵所臨盡命死戰是其氣固足以吞勍敵矣蓋内有吾南民義兵之援外有吾中原反間之應使敵人進不敢前退不敢後則祖宗境土可傳檄而定也夫所謂先舉事以決進取之計者臣等非不審事幾妄勸陛下輕易動兵以開未必然之釁也使敗

盟生釁之端未露舉國長驅之勢未逼則吾之動也固未可輕今其重兵已臨汝頴而其先驅已至邊境此其意欲何為者使不先發則屯汝洛者直窺襄陽羅邊境者突至淮泗襄陽失利則可以控蜀且有順流東下之勢兩淮失守則唇亡齒寒江非所恃環海而東又有不可以不早計者海之南北延袤萬里攻備之所不知其幾使敵至而我備之則備多而力分使我先之則彼不能撫東顧之憂而江淮之勢可以少緩朝廷今日若尚

猶豫欲前而不敢前臣恐要衝之地為敵人所先而我失其勢矣我失其勢則用命之人將無所措惟能先敵而動則天下皆謂國有人焉故雖驅而赴之萬死之地人知有恃而無恐矣又況四方姦雄之徒凡師旅之際未嘗無鼠竊狗盜之心吾又示弱而不決則彼將伺隙而動大而竊據小而嘯聚有必至之患儻從臣等為先發之謀示恢復之意則非徒可以坐消此患而為此流者又將起而為我之助所謂以敵禦敵一舉而兩得之

也夫所謂用人望以激忠義之臣者雖不可徧舉如張浚張燾胡銓辛次膺皆其人也且浚尤天下所屬望者夫天下所屬望者而朝廷尚未用之臣知之矣是非以輕躁之故而懲之邪五路之失驍將之誅此固浚少年輕躁之過然久在行陣熟知險阻敵人之情素所諳究而又罷廢二十餘年想其少年之心必能深思而痛懲之矣崤函之敗非不可懲而孟明再用卒霸秦國夫豈可以一失而遽棄之哉側聞浚於秦檜初死之時亦嘗

上書言兵事矣陛下何不試召而問之何以應敵何以制勝何以為善後之策使其言無可取黜之未晚也如或可用何苦拂天下之心而不用之哉或者疑之謂其罷廢之久必有忿怨不平之恨此尤不然臣嘗以天下之望而攷浚之心焉且天下之望不徒歸也是必有愛君憂國之心而天下亦必以是心望之况一浚未足道也而天下之忠義實視之以為進退陛下試思之浚一用而忠義激浚一廢而忠義頽其利害孰輕孰重願陛

下不以浚而用浚以天下忠義而用浚可也至如胡銓以直言得罪於秦檜不死於檜手亦天意有所待也陛下若能付以臺諫之任是必知無不言雖當多事之時可無姦邪之慮使其一日立朝則說陛下為茍安之計操兩可之論者與詆忠直而慢事功者皆屏息而不敢為矣如張燾辛次膺則陛下固嘗親任之矣處之廟堂之上皆可定國本斷國論作天下之英才此而委之可勝惜哉嗚呼今日之事勢已急矣然臣等又恐朝廷之

上猶以強弱不敵為憂財用不足為慮以臣觀之為是說者是皆無謀以沮謀者也盖兵之強弱不以多寡曲直所在勝負係焉國家自講和之後聘問所往不為不謹玉帛所遣不為不厚今者北使請命方欲刈吾藩籬之地取吾腹心之臣不知吾何負於彼而敢有是哉中外聞者扼腕思奮今日之事直在我矣持直而往士氣百倍東甲渡淮南北嚮應彼將索然自失雖有百萬之師無所用矣臣等因知強弱之勢不足憂也國家自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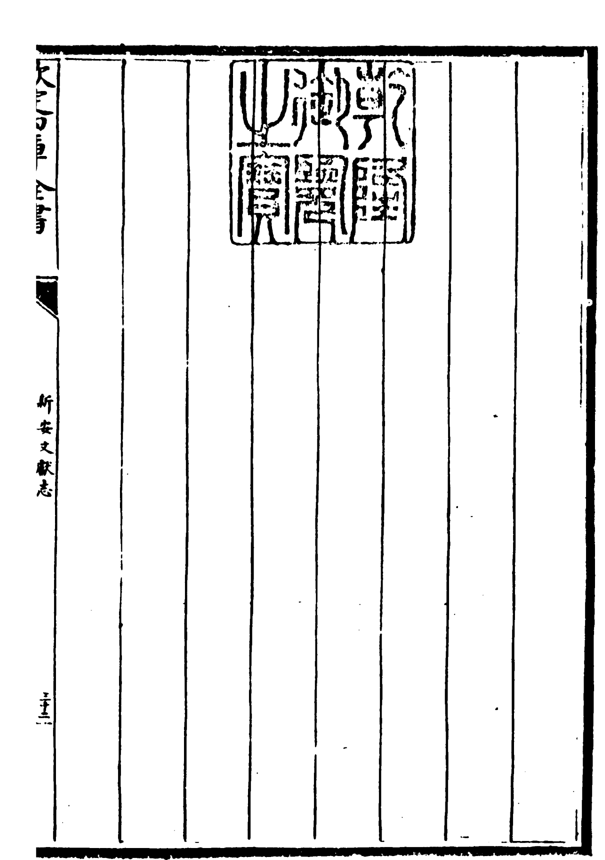
兵以來故相秦檜務飾太平以著己功凡百司庶府莫不畢備南北艱虞豈無可以減罷者且以學校事言之養士之額員以千數公私一試費以萬計官吏廩禄歲又不知其幾苟從一時之宜權省罷之未為乏事然此特臣等所知者耳其他冗費豈無百倍於斯願俾有司枚舉條具凡非係軍民之急者不以大小一切罷去則民不加斂調發有餘臣等因知財用之乏不足慮也親征之舉陛下何憚而不為雖然臣等固知陛下必為矣

前日和親之議陛下豈得已哉徒以梓宫未還太后未返又恐北方肆其兵力致吾淵聖皇帝不安故勉為此舉想陛下二十年間念七朝之陵寢思兩河之人民朝夕于懷不能暫置陛下豈不欲奮神武之威以雪父兄之恥第長慮却顧未敢輕發今者陛下於父母兄弟之間生無所累死有餘怨以前日愛親之心發為復讐之舉則何攻而不取何戰而不勝哉漢高帝以義帝之故三軍縞素猶足以起義氣而取天下況我國家雪先帝

積年之憤其視高帝尤易為也今觀北使却我歲幣邀我兩淮其辭氣很戾與向者殊此必有所恃而然也臣恐憑陵之患直旦暮耳此而不决則歘然驟至雖欲禦之已噬臍矣臣等願陛下行之以果守之以堅首留北使亟下哀痛之詔促發渡淮之兵速召人望以慰天下之心中外嚮應士氣激昂中興之功指日可冀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不得不為陛下言之大抵北人之情變詐百出吾與之和彼則以我為弱取我無厭直欲坐困

吾國一舉而有之我欲與戰彼則慮我有謀緩而不進以挫吾鋭逮其師老財竭又將變矣北人之情或和或變或緩或速安其所欲豈直歲幣而已哉靖康之禍使者交馳而兵已扣城矣覆車之轍可不為鑒臣等激於事勢之逼誠恐朝廷或墮其計異時倉卒雖悔何追故不避斧鉞之誅仰干天聽願陛下以臣之策謀及二三大臣茍以為決意行之誠天下蒼生之幸

鄱陽名臣事畧曰宏圖紹興末以太學生上書言進取大計詔以其書刊入中興新語淳熙中北使來庭語及之詔宣索以進


乾隆御覽之寶

新安文獻志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丁崇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周世芳

新安文獻志卷五

明　程敏政　撰

奏疏

乞賜晉太尉陶桓公廟額狀　朱熹

據都昌縣稅户董翌等狀伏覩本軍牓示詢訪先賢事蹟數中一項晉侍中太尉長沙陶桓公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勤勞忠順以沒其身謹按圖經公始家鄱陽後徙潯陽見有遺蹟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

内及都昌縣水旱禱禳皆有感應未委上件事蹟是與
不是確實且翌等係都昌縣居民縣境之南北的有陶
威公廟二所其神聰明正直陰有所助廟貌建立年代
深遠逐時居民商旅祈禱無不感應兼本廟邉臨匯澤
大江水勢湍急綱運舟船往來祈禱風濤自然恬静前
後廟記聲述分明今來翌等不敢没其實陳乞詳酌具
録陶威公靈應事蹟保明奏聞乞加封號本軍所据前
項狀述尋行下都昌縣勘會得董翌等所陳委是著實

保明申軍及繳到江南劉義仲所撰公賛曰晉太尉陶威公侃有大功於晉讀其書凛乎若見其倡義於武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蘇公嘗為予言威公忠義之節横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且就其説考之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八閽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彊兵居上流潛有窺覦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者為志神之所寓者為夢何自而知其然哉至其書梅陶稱機神明鑒

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不信哉魏武起徒步倡義兵非若威公威名之著也以漢德之深磐石之固可折箠驅之以息天下之禍非若成帝削弱之資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功未必過於威公保兖州以為固挾天子以為資其意安在則其託興復以為名是乃窺漢之計也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臣之節其所謂機神明鑒者姦雄耳威公豈其比哉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鐵奔石勒為

戍將石勒畏威公之彊殺馮鐵石勒自以為一時豪傑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馬仲達而氣出其右顧畏威公如此威公没距今幾千年所在廟祀之都昌縣南北廟為尤盛廟屢廢而屢興由其有功德於斯民者厚也又繳到近世撫州布衣吳澥所著辨論曰卓哉陶士行之獨立也方魏晉之際浮虚之俗揺蕩朝野一時聞人達士名卿才大夫莫不陷於末流罔知攸濟唯士行深疾時弊慨然有作蓄其剛毅沉厚之氣秉其忠慤

正固之節以與流俗爭衡雖動而見尤所向白眼一入仕途荊棘萬狀而方寸耿耿者未始少渝終日自運百甓於竹頭木屑間纖悉經營雖一束之緼劬勞不怠當時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比數而士行確然為之不屑也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以大庇斯民當晉室橫流之中迄為砥柱自非明智獨立安能臻此哉然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侃有跋扈之心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侃有顧望之蹟比至灑血成文登天

折翼動可疑怪豈有是事哉此盖行髙於人衆必忌之加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為之屈既士行溘先朝露後嗣零落而庾氏世總朝權其志一逞遂從而誣謗之耳秉史筆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見曲出乃所以證成其罪也然觀士行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勤王之師蔑有先者曁元勲克集實主盟而退然不有旋師歸藩既坐擁八州據上流巳重泰山晉輕鴻毛移其宗社曾不反掌而臣節益脩未

始擅作威福以自封殖朝廷憚其勲名每加疑備而士行
泰然曾不少芥𦊅次及末年臥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
期而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脫屣其臣節終始夷險
無一可訾有晉二百年間卓然獨出不忠之迹果安在
哉今舍其灼然之實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謂善觀史
也哉嗟乎自古欲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
其難明故也今晉史欲誣士行而乃以夢寐之祥是其
難明殆又甚於閨房哉然不知士行而實懷異志則如

此夢寐之祥正合自知耳人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待士行其智果不得與小兒等其說固不待攻而自破云本軍今檢準乾道重修令諸道釋神祠祈禱靈應宜加官爵封賜廟額者州具實申轉運司本司驗實具申及詳本縣繳到文字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為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褒顯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以品節壽名者亦已稱其行事之實今据士民陳請欲乞朝廷詳酌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賜爵號須至申聞者

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

朱熹

臣聞祖宗初立和預買法先支見錢後納紬絹民間實賴其利至形於歌謡而當是時本路漕臣有私於越州者其吏復私於會稽故此郡縣所抛獨多其後請本之數遂為歲額錢不復支紬日益貴以至今日而白著之科反為一州無窮之害故建炎元年太上皇帝登極赦書有曰和預買法本支實價訪聞官司立價甚低或髙擡他物價值凖折或以無實虛券充數甚者直至受納

未支本錢不遵條限前期起催急於星火今來上供之類欲依祖宗法其和預買有前項違戾守令并轉運司並以違制論加二等仍委提刑司覺察每歲於依限後一月内具有無違戾聞奏不以實聞與同罪則是太上皇帝再造之初聖慮之深固已及此矣兩聖相承於今五十餘年迫以軍國之須所資至廣卒未能有仰稱睿謨預支實價以復祖宗之舊者臣等竊思其次獨有擇其甚處如紹興府者少舒其倒垂之急為庶幾爾然欲

去紹興和買之害使無姦弊稍得均平而不先減其當日請本之額譬如負千鈞者背膂之力既已不堪乃不知減其所負之物但欲移而寘之懷袖亦必無益於事矣故臣等於此首陳減額之説而議者以為有虧經費必不聽許臣等雖愚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臣等仰觀陛下愛育黎元如親父母有以病告如切其身如頃年四川之虛額饒州之金徽州之絹汀州之銀青陽星子之税放免蠲除不可勝計而連年水旱施舍貸給何啻數

十巨萬何獨於此知其為害之甚而不出捐數萬匹者以紓之乎況近者已蒙聖恩減免天慶撍陵等處和買一千餘匹固已漸示救患除弊之端矣然通計之人戶所減每匹纔及一尺有奇而坊本煎鹽坍江放生四色所放尚未除免則臣等所以望於陛下者不但如此而已臣等竊見浙西和買最重去處無如臨安府而其數纔及八萬餘匹欲望聖慈將紹興府且依此例為額蠲其餘數至於版曹經費或有所闕乞量撥內帑之蓄以

補其數則聖澤下流人知徳意舊弊庶乎其可革矣

論恢復狀　　　　　　吳　儆

臣切惟陛下英略神武度越髙光㫁自龍飛鋭志恢復憂勤宵旰十有七年考其成效邈未有期皆由前後將相之臣為陛下建恢復之策者初未嘗知天下之大勢與天下之大計故其進也或失之太鋭其退也或失之太速進退遲速屢失事機馴至自沮以至於今間有言恢復者或笑為疎狂或指為迎合雖陛下十七年之鋭

志未必不厭聞而輕議之臣本書生豈足以言恢復之策然臣嘗深究自古英雄所以爭天下混區宇之計試為陛下陳之臣聞天下之大勢有二取天下之大計亦有二有紛紜未定之勢有立國相持之勢紛紜未定之勢利疾戰立國相持之勢宜緩圖利疾戰而緩圖則有養虎遺患之禍宜緩圖而疾戰則有喪師自僇之災自漢唐以來英雄之所以爭天下混區宇者雖所遭之時不同所成之功或異而其大計未有能易此二者國家

靖康建炎之初紛紜未定之勢也紹興治定之後立國相持之勢也尼雅滿烏珠不能得志於靖康建炎之際而海陵乃欲大舉於紹興治定之後北人之計既已失矣方海陵之就戮中原之勢幾至紛紜迨葛王之定位南北之勢復成立敵海陵就戮之初諸將不能度淮而發一矢葛王定位之後張浚虞允文乃欲長驅而定中原前日之計又已失矣今之議者不深究前日之失而審察天下之勢故持苟安之説者則惟欲保守江左為欲

速之計者則便謂中原可平臣願陛下考自古英雄所以取天下之勢而決一定之計公擇將相而久任之君臣相與日夜為謀治兵積粟涵勇韜力以俟彼之勢若彼之勢寖以陵夷則以舟師出其東以蜀兵出其西且戰且守稍稍前進東自齊以圖晉西自隴以圖秦使之見可而進則得以爭利知難而退則可以固守為祖逖譙梁戰守之計而無桓温劉裕深入遠鬬之患則中原固在吾度内矣若彼之勢遽已壞亂則糾合諸路之兵水

陸並進陛下身將重兵以天聲震之則一戎衣而天下可定若彼之勢未至陵夷未至壞亂則吾一兵一騎未可輕動然自夾攻燕雲甲子行一周矣彼之陵夷之形已見壞亂之期可必惟陛下日夜圖之若厭迎合之論置中原於度外狥苟安之說姑為保守之計臣聞有志於上而止於中有志於中下焉而已臣草茅賤士非所宜言惟陛下幸赦其愚錦溪洪氏揚祖曰至論也

論大臣近臣狀

吴儆

臣聞為天下國家者必有朝廷大臣亦必有左右貴近之臣二者其職不同而聖人所以待之之體亦異朝廷大臣當待之以誠而使之任天下之責左右貴近之臣當待之以恩而勿令預朝廷之事待之以誠既盡矣而不能任天下之責則國家有公法不可得而廢待之以恩既至矣而復預朝廷之事則天下有公論不可得而掩陛下聖學高明博極今古其於前代帝王是非得失之迹固已歷覽而熟究之矣何待螻蟻之臣區區之言

然臣之私憂過計欲望陛下更垂聖鑒深察事體凡所以待朝廷大臣者公擇其人而責之以天下之事其不能任責則國家有法惟陛下所施凡所以待左右貴近者高其爵禄而勿令預朝廷之事則天下公論無得而非國家之法既正則總攬權綱莫此為大天下之論既息則君臣之恩可以終全非惟盛世之美事亦左右貴近無窮之福臣草茅之人不識忌諱然非恃陛下聖明亦安敢及此惟陛下赦其愚

朱子與南軒書曰吳儆者聞對語亦能不苟不易不

易此等人才與温良博厚之士世間不患無之所恨莫能總其所長而用之耳

初開講筵劄子　程珌

臣聞人主之學貴乎力行而已傅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知而必貴於行聞而必見於事是豈徒知徒聞哉三代而來英君誼辟知以講學為務者必以功業見於天下至若叔季之世豈無聰明之君惟其不務君人之大德而好文章之小技至與臣下較工拙於一章一詠之間而紀綱凌

遲政刑敗壞生民塗炭則未嘗一過而問焉夫如是則又何取於學哉我宋龍興聖聖相繼覩堯舜之用刑而深懲近代之密網我藝祖豈徒學乎覩周公之無逸而重戒人主之自豫我仁皇豈徒學乎覩大禹之儉勤而力非人主之貪心我孝宗豈徒學乎先皇嗣統仰法明謨推其所學而見之躬行則敬天而愛民進賢而斥佞聖讒説容直言恤兵而省刑輕徭而減賦嚴將帥之選謹符節之擇用能三十一年之間方内乂安舊疆浸復

卓然有中興復古之漸是皆學形於治而治本於學也恭惟皇帝陛下仰膺歷數丕紹基圖飛龍在天萬物咸覩既能以講學為先必當以躬行為急凡經訓之垂史冊之載事之涉於事親者必反覆講明而躬行於寧神養志之間事之涉於進賢斥佞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觀人察事之際事之涉於嚴監司牧守將帥之選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博採公言之時凡事之闗於治體言之涉於教條必辨明審是而力行之若夫多聞以為博

多記以為富無益也徒以惑聖志而煩聖聽耳夫如是則志慮堅定聰明益開措之政事功業日隆上有以稱先皇付託之意下有以報慈幃擁佑之恩上天眷休與宋無極宗社幸甚生靈幸甚曹弘齋曰洛水文尊重局量大好處極高乃其天才之不可及然亦有容易處

論臣下當同心協議疏　　呂午

臣聞興起天下之治易和平士大夫之心難蓋士大夫之心乃治亂安危之所係也使其心和平無分彼此則

念慮一務於治國言議必期於可行髙不沽激而為苟異之空談畢不詭隨而為苟同之腐説詞符於意事應於詞講明精詳規畫堅定上以是而出命下以是而奉行綱目牽聯臂指應順内與外相叶人與巳皆同心力既齊朝夕申儆一日行之有一日之效一歲行之有一歲之功何至於皇皇而不可為哉奈何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私見角立公道消亡此有謀焉未必非也方欲行之而彼之竊議已揺於其旁彼有言焉未必謬也方欲

舉之而此之異議復梗於其後寧於誤國莫肯降心以相從寧於敗事莫肯屈意以協濟十羊九牧一國三公取舍既難推行罔定前法淆於後令舊章訛於新制晨朝之說不保其莫夜之復爾今日之事不保其明日之皆然但聞議論之繁多不見施行之事實此歲月所以虛度治功所以不立而微臣所以痛心疾首而不容已於言也方今外患未息國步方艱陛下宵旰靡遑虛懷無我與一聞於至論宰輔寢食俱廢弊精竭神期共濟

於艱難而士夫不能一心以維持國論戮力以共圖事功冐中各險於山川語下互生於矛戟九重之聽之也罔知所適從四海之聞之也盃加其皇惑事之小者尚不可望其有立功之大者何以望其有成臣恐楮幣稱提之以漸此平穩而可行者也又將以求快意而變矣和戰備守之相為用此斷斷不可易者也又將以立偏見而揺矣當人才乏使之時欲從事於舍短取長之説未必不又以罔功為言而易之當財用窘匱之時欲從

事稽考措置之說未必不又以生事為言而已之凡事如斯日復一日天下不復有可為之事事功不復有可成之期豈不大可惜哉揆厥本原端由士大夫之心不能以和平是以議論之多不能以歸一也臣竊思之天下之事其始也不厭於多議其終也必貴於有以主其議始而議不多則無以反覆講明而求真是之歸終而無所主則無以果斷力行而期事功之濟是必羣工百執事聚而議於下陛下與二三大臣相與主其議於上不責其議

之全利而無害惟擇其議之害少而利多見之也明行之也果不輕狥而漸變不作為而遽已則其成也可俟而其末也無憂矣商鞅不足道也猶能堅持示信之說以贊孝公而卒以强秦范蠡未足多也猶能堅持驕吳之說以贊勾踐而卒以伯越孰謂以自有之天下乃泛泛而無所主以危迫之事勢乃悠悠而不早圖哉王猛之遺麻思也及暮而符已下出關而郡縣皆已被符韓滉之遺何士幹也歸家而薪米已羅門登舟而資裝器

用無不周備安有使一人則遲留而不果行舉一事則牽制而不能決者蓋上有定議則士大夫之心不容於不和平而天下之治不容於不興起矣一得之愚惟陛下裁之臣不勝惓惓

論權綱不可下移奏狀　　呂午

臣聞有以收天下之大權必有以持天下之大權大權者人主所以奔走四方鼓舞羣動使之惟上所命而共起治功者也故可收而不可散可持而不可縱方其散

也而知所以收之及其收也而又知所以持之則庶乎不至於縱而且不至於散矣臣恭惟陛下新政以來于今六年矣權之散者亦既收之矣是宜天下之人舉承上命而無有所違天下之治悉如吾意而無有不舉然日復一日歳復一歳下肆玩侮上務姑息作之而不應倡之而不和文移往復非不可觀事功繆悠初無其實得非以大權雖收而未知持之以奔走鼓舞歟且國用莫切於財賦也今也非違法以横取則有變公而為私

爾國事莫急於軍期也今也非儆令而不從則有具文以相應爾侵疆所當早復也其肯慷慨而任責者誰歟徒聞敵人據吾要害役吾人民耕種吾土田以為長駐不退之資掠取吾財用以為待時會攻之舉盖向者以易我而致豐黄之敗今者將懲創而為報復之謀此其為患盆可畏矣流民所當安集也其能多方以區處者誰歟徒聞淮民彊者噬弱衆者併寡無業可復而徘徊於沿江諸郡之間其來日多而浸入於江東内郡之地

蓋向者兵退則可歸今者軍留則難返轉眼又是棗紅不容不為逃生計矣欲諸閫同心以為備也而相忌相傾者益甚緩急安能左右之相救欲總制通融以足軍也而相詆相戕者不已緩急安能彼此之相謀應天陷而兩淮頗失其藩籬江防空而内郡孰為之門戶不容不守也而所以為守者未必可恃不容不和也而所以為和者未必可信守將不素擇而又有數易之患士卒不素附而又有不飽之憂蜀道泥改絃易轍之圖而因仍

於故常廟朝忘厝火積薪之念而玩愒於歲月以自有之天下乃若有礙而難行以祖宗之境土乃當吾世而日蹙此無他有其權而未能持其權故欲舉其事而莫能成其事履霜不慎堅冰可憂是可以為細故而不凜凜於此哉夫以臂使指乃可運動指大如股則難屈伸吾不持以臂使指之權而反使有指大如股之勢則人將難使動有拘牽事機鼎來何所倚仗雖然權固患於不能持而亦有所不難持持之如何在得其道而已方

今朝廷清明紀綱具在明聖當宁忠賢敷施夫豈有難使之人特貴有能使之道道之所在權之所由行也用舍必當而公是用舍得其道也賞罰必明而速是賞罰得其道也號令必審而信是號令得其道也措置必切而斷是措置得其道也人有不平而聞於朝則明白而剖决之不至含糊而兩無是非則處之之道得矣下有窘迫而告於上則斟酌而急報之不至稽緩而漫無可否則應之之道得矣事事得其道則人人合其心權安

有不行而事安有不成者乎臣故曰權不難持在得其道耳昔漢宣帝惟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是以上下相安莫有茍且光武惟總攬權綱明慎政體是以恢復前烈身致太平唐至憲宗時事岌岌而淮西盪定河北厎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裴度以為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夫所謂處置得宜者即臣之所謂得其道也此三君者中興之賢主也不過有持權之道是以能致中興之功陛下天生聦

明久親政事固將超軼乎三君之上而何待於微臣之說蓋當明主可言之時則不得不效明目張膽之忠也伏望陛下審思而力行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乞振紀綱疏　程元鳳

臣聞善計天下者察紀綱紀綱之振弛天下之治忽判焉人主以一身立於羣臣庶民之上我如此其寡彼如此其衆舉天下之人環向面內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繩繩然不敢紊何也有紀綱以維之也一日無是則勇

者矜怙者懾強者抗弱者離權謀者傑黠者暴鷙而很戾者皆將潰裂四出而不可制矣是故紀綱既正天下以定亂其紀綱則滅亡繼之矣由古迄今未有舍紀綱而能治者聖人知其然常使紀綱之在天下有扶持無廢棄有振飭無縱弛而天下之勢常如泰山四維之安紀綱之關繫於國也大矣然紀綱不能自植立也必有植立之者朝廷紀綱之所自出也懷有我之私者或撓之百司庶府紀綱之所自張也昧匪躬之節者或壞之

監司帥府郡縣之職紀綱之所自行也強梁干紀貪濁
冒法者或玩視之國之所恃者紀綱耳而彼固若此吾
將何賴哉於是有臺諫焉臺諫者人主之所賴以植
立紀綱者也避驄者止行進馬者落膽何其畏臺諫也
非畏臺諫畏紀綱也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
則宰相待罪何其重臺諫也非重臺諫重紀綱也蘇軾
有曰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
取之而不足有天下國家者詎可一日使臺諫之體輕

而人不知所畏邪恭惟皇帝陛下親擢言官主張公論未嘗以直言罪人間嘗奮發乾剛片紙斥逐其奸回險賊罪所當誅者固不容貸或語言過當心實忠忱者未嘗不隨加擢用天下莫不懼雷霆之威仰日月之明治體尊安國勢鞏固實於是乎基之邇日以來一二臺臣不得其言而去陛下未嘗罪之也遠近觀望良可駭怪白簡霜凝罪狀暴著縱有回護人誰不知自宜羞見吏民稽被宵遁今乃碩然無知舒徐候代反揭榜以禁臺

章之傳紀綱安在乎職司耳目事許風聞掩耳盜鐘焉能欺衆自宜退思内省痛改厥愆今乃公然強辨巧肆詆訐欲以此爲鉗制臺諫之術紀綱安在乎紀綱陵遲何所不至識者爲之凜凜陛下不可不亟救之臣竊觀乾道八年御史蕭之敏因言事及大臣除直秘閣司臬江東告詞有曰造膝之辭有犯無隱正人去國豈朕所欲哉孝宗皇帝愛惜正人褒寵其去如此所以爲扶植綱常之地也當時朝廷尊而亂萌遏中國盛而人心

和豈無自而然也此陛下家法也臣願陛下以孝宗之待之敏者待二臣使天下曉然知陛下果不以言罪人則言路之氣脉不壅國家之紀綱獲振昔之撓壞而玩視之者稍知所畏其於治體關係非輕臣非為二臣計為紀綱計也如是而頑然無知公然強辨者尚得以肆無忌憚臣當不避仇怨彈擊以聞按淳祐九年臺官潘凱吳燧劾丞相鄭清之鄭不悅遷二人官故上此奏

論救災疏

程元鳳

臣聞救災有實政弭災有實德修政可以救災而具文不足以安人心修德可以弭災而虛文不足以回天心天心未回人心未安天下事勢不亦大可畏哉恭惟陛下克肖天德丕纉鴻圖臨御以來垂三十載日星風雷之變飢饉疫癘之災兵戎寇盜之警所以動聖心而駭羣聽者史不絶書今茲夏秋之交淫雨大作洪流沸湧閩浙江鄉同日而水浮骸蔽江哭聲震野田疇成砂礫之阜城郭變泥淖之場華顛之氓目所未覩嗟夫比年

以來民之死於飢死於疫死於兵者已不知其幾今又
罹此大變何生民之重不幸也昔人有言自古無道之
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也冒數十城淤焉為壑非小變也
陛下視民如傷遇災而懼爰飭有司急加賑卹分命
朝臣布宣德意而發廩捐金蠲租緩賦救災之政亦既
舉行然果實政乎抑具文乎義廩之儲率多虛額無異
唱量沙之籌運粟之往道阻且長殆類激西江之水官
貪吏猾豈暇顧其驚魂之未還黄放白催已垂涎於生

計之未復若是則仁政之行亦具文而已矣謂宜疾首痛心視弱猶己以生民之命為重以帑庾之儲為輕酌地里遠近之宜為錢米兼用之策所給錢米又當參用曾鞏之說一頓界之勿使日伺升合之惠一頓得幾碩粟幾緡錢則漸可經理生業日伺升合之惠則勢不暇他圖鞏之說可行於今者也至於蠲閣之惠尤當示信急賦官吏匿而不行宜令監司鏤榜徧揭使閭閻之民無不周知或郡邑違令仍前督催則劾官黥吏必無輕

貸庶幾實政脩明實惠徧及流離蕩析之餘有救死扶傷之望矣雖然此政也所以救災者也苟實德不修無以為弭災之道則乖氣日滋展轉致異非止目前之災而已是故有九年之水無捐瘠之民固由善政之素講而洚水儆予惕然修省曷嘗一委之有司之事哉陛下但布温詔有曰由朕不德在爾何辜深用疚懐曷敢寧處所以反躬自責者至矣然訓諭雖詳而修省不力亦虚文耳大抵災異之來必有攸召臣嘗觀漢五行志論陰

陽調則水得其性且歴述董仲舒之言謂春秋大水之災皆陰氣盛之所致是知水陰物也陰勝陽則水為災氣類感召焉可誣也以一心言之公為陽私為陰理為陽欲為陰以天下國家言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中國為陽外藩為陰陛下一心率由乎大公安行乎至理一毫私欲詎能間之或者妄議公私之講貫雖熟而私有時乎累公理欲之界限雖明而欲有時乎勝理姻婭躐班行之峻節麾寵恩澤之倖猥瑣授職或以中旨而除

姦憸遭彈或以宣諭而止公乎私乎瓊林之藏宜戒而內司田園幾與民以爭利露臺之費宜惜而精廬蠶食撥賜動以萬畝閹寺亟拜事或從其懇祈有司奉行訟或決於得旨理乎欲乎倘不於此力加懲乂則私欲得以害公理非所以調陰陽弭災咎也謂宜反之聖心痛自警省如前數者之病根一旦豁然而克去使私欲屏絕公理昭融則陽明既勝陰濁不行天下之事可以徐舉小人者君子之陰也宜遏絕之大姦投閑當防虎兕

之出柙巨貪屏處當慮狐蜮之含沙憸朋佞儔之斥逐當杜蠅蚋之鑚鑄如此則君子小人之隂陽調矣外藩者中國之隂也宜豫備之選將練兵必嚴攻戰之具設險據要必謹守禦之方儲財峙糧必思調度之策如此則中國外藩之隂陽調矣由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常使隂不得以勝陽此乃修德之實弭災之本也陛下深思感召之由力求銷弭之道恐懼修省凜凜若危亡之迫乎其後可也昔漢三輔水凡殺四千餘人卒基王氏

之禍唐河南北水溺死者二萬餘衆卒兆藩鎮之叛災異匪虛禍亂踵至漢唐覆轍可鑒也詎可謂小惠之施空言之布已足以感動天人之心而遂恝然不加念慮也哉抑臣聞之財成輔相者人主之事均調變理者大臣之責佐天子理陰陽遂萬物之宜陳平猶能言之况鴻儒對秉鈞衡名勝並列廊廟以賢臣輔聖主天下方延頸以望太平而災異荐臻莫不疑惑大抵人主之心與天為一格君即所以格天也二三大臣所以格君心

者必有道矣獨怪夫公私理欲有時溷淆未聞進正心誠意邪僻不入之說如純仁者任賢斥姦或不堅决未聞進欲理會邪正兩字之說如巖叟者財殫於無益之用未聞進身一浮屠恐天下風靡之說如浩者恩褻於親舊之私未聞進外戚有才何必襲唐人斜封之說如脩者上殿不聞爭論而下殿反失和氣內降不聞封還而但曰實如聖諭是以陛下之畏相不能勝大臣畏威之心大臣之規過不能成陛下改過之美天變之來夫

豈無所自哉文修之實意不足以致祥引咎之虛文無補於銷變悠悠惕日衹廢事耳臣願陛下明示訓飭俾圖事功共殫承弼之忱交盡和衷之義咸熙庶績協濟萬機勿以無益之彌文虛擲有用之歲月君臣相勉天人交孚轉災為祥尚可冀也詩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惟陛下亟圖之臣不勝詞意廹切震慄悚懼之至

請罷詣西太乙宮疏　　程元鳳

臣聞恭謝之禮國有彝典固當舉行然東西太乙同此

神也連日款謁未免重復禮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重複款謁不幾於煩而不敬乎未覩降福之祥適貽不敬之瀆有損無益一也冬序漸寒人求安處指揮一降趣辦必嚴道塗之窄狹者必修寧無勞民動衆之擾閭閻之窒礙者必撤寧無驚老恐幼之嗟祈福本以為民民和神降之福怨嗟或起乖戾攸基有損無益二也陛下臨御踰三十年不侈宮室不飾苑囿不事游幸天下所共知也龍翔未幾而集慶集慶未幾而延祥土

木繁輿丹雘華麗或者已疑為臨幸之漸所可信者聖心堅定於三十年之間必不轉移於三十年之後今禋祀禮成駕幸西宫雖以恭謝為說然羽衛泣湖山之勝貔貅嚴郊垌之屯傳播四方但見游幸之疑似安知款謁之本心是陛下三十餘年之誠心實德一旦無以取信於天下而向之疑者果如其所疑矣所失豈小小哉有損無益三也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日昨奎畫誕頒消長至日行資善冠禮正宜謹舉動以

示觀法今也方備成人之禮乃覲西宫之行恐非所以示則子孫也何者三十年無所行幸不接於見聞而嚴蹕於湖濵乃得於目擊人之情未必不狃於所覲而忽於所不見也可不慮乎有損無益四也以内地言之年穀幸登而枵腹未飽近寇甫息而瘡痍未瘳以邉陲言之蜀之竹隘雖復而忿兵未退淮之合肥雖捷而哨騎尚留加以窺襄闚廣傳聞不一敵多狡謀巧於覘伺萬一行幸之語一傳寜不啓敵心而謂中國無諫臣乎

有損無益五也夫天下事損益相半猶當審處無益
有損何若行之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為陛下告也或謂
仁廟嘗因旱魃為虐禱雨于西太乙矣今日之行亦為
民也徽廟嘗因郊祀禮畢恭謝于中太乙矣今日之行
亦舊典也臣竊以為不然仁宗當盛暑藴隆撤蓋遠禱
故甘霖隨應遠近驩呼非今日恭謝比徽宗宣和間禮
成恭謝徧詣陽德醴泉凝祥上清諸處在今日亦難以
為法今日所當取法者有中興之成憲在禋祀禮畢擇

日詣景靈宮次日詣太乙宮此乾道以來一遵紹興之制而未之有改也陛下率而行之無敢不虔天心眷祐人情悅懌未嘗不協應今遽添此一事輿論籍籍咸謂陛下因此者總章裸享轉雨而晴喜動聖心遂有是命夫天道難諶禍福倚伏倘喜心一動而肆心乘之則一時降格之可喜安知無大可畏者繼之乎臣願陛下不棄芻言深入聖慮順天人之意察損益之宜復須睿旨丞寢詣西太乙宮指揮一照前來屢次恭謝體例施行則

刻印銷印在俄頃間而敬天實意潛孚默感非特天下

歌頌外藩畏服而天命延洪將億萬斯年未艾也

新安文獻志卷五